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
女仙外史

〔清〕吕熊著 石仁和校点



三秦出版社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


责任编辑 / 淡懿诚
封面设计 / 毋培华
封面题签 / 赵步唐
封面绘画 / 胡明军

说				唐
薛	仁	贵	征	东
薛	丁	山	征	西
薛	刚	反		唐
说	岳	全		传
杨	家	将	演	义
隋	唐		演	义
济	公	全		传
狄	青	演		义
三	宝	太	监	下
七	剑	十		三
觉	世	名		侠
绿	野	仙		言
女	仙	外		踪
禅	真	逸		史
康	熙	侠	义	史
粉	妆	楼	全	传

ISBN 7-80546-895-8



9 787805 468952 >

ISBN 7-80546-895-8 / I · 241

定价: 25.00 (上下册)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
女仙外史

[清] 吕熊著 石仁和

(下)

三秦出版社

明清通俗小说系列
女 仙 外 史

(清)吕 熊 著 石仁和 校点

出版发行 三 秦 出 版 社
新华书店经销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27.625
字 数 552 千字
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
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8000
标准书号 ISBN 7-80546-895-8/I·241
定 价 25.00 元

第四十七回 幸蒲台五庙追尊 登日观诸臣联韵

建文九年春三月，大宗伯行文与沂州开府。景星接看：“内开原任兵部尚书铁铉长女，配与原任金都御史景清之子”，奉旨云云。景星大喜，望阙谢恩毕，即令备香车宝马，锦绣旗帜与笙箫器乐，前往济南迎娶。都宪御史铁鼎，亦盛具奁仪，启知帝师送去。月君谓鲍曼二师曰：“此已完局，可以稍慰忠臣于地下。但自起兵以来，倏忽五年，我未得省坟墓，不能慰先父母于冥冥之中。为人之子者，于心忍乎？”鲍师曰：“向者国事纷纭，我亦未经道及。汝未弥月时，哭母甚哀。我说儿勿啼，姑待日后封赠母亲罢。今不但拜祭，且须酌议此礼。前者敕封是为成神，却算不得追远之意。”曼师道：“月君起义讨逆，威加海内而回故乡。乃尊仍未有徽号，与庶民享祭何异耶？”月君恹然泪下曰：“我为帝师，非为帝主，此语不可出自己意。”遂作手敕一道，宣示六卿略曰：

孤自勤王以来，历今五载。虽建阙中原，而帝位未复，日夕靡宁，永怀曷已。近者频遭灾祸，暂息干戈，又念及祖宗考妣先茔向缺祭扫，荆榛不剪，隧道久已荒凉，狐兔谁驱，幽宫定然颓坏。今寒食将临，孤欲亲往祭祀，卿等其议礼，请奏施行。

于是两军师与诸文武大臣等，都集建文皇帝阙下会议。高咸宁曰：“帝师为国讨贼五年，不暇省墓。今若銮驾到时，满目

荒凉，能不痛心？自当褒崇徽号建造寝园，方是崇德报功之典。去岁大议褒封，何以反不及帝师之父母耶？”诸大臣齐声应曰：“总为敕封了神府，便自忽略过去，今须另议徽号。”吕师贞道：“某之愚见，即在前‘忠正直亮顺天安民’之下添入‘太上帝师’四字何如？”诸臣赞和曰：“此不易之论也！”于是定议追崇。

始祖唐讳介为文献清忠抒谏显烈太上帝师。

考讳夔为忠正直亮顺天安民太上帝师。

妣黄氏为仁孝淑顺端懿慈惠太上神妃。

祖讳遵晦为忠宣文靖抱道崇学太上帝师。

妣姜氏为仁明庄敬端纯肃穆太上灵妃。

其高曾以上，不知名讳，又启请帝师再行敕示。月君批答云：“曾王父讳维寅，高王父讳允恭，坟墓远在楚之江陵，作何设主祭祀，一并议奏。”诸臣又议，建立五庙于蒲台县之太白山安设神主，四时禘祫，悉遵帝王仪制。曾祖高祖，俱追尊为太上帝师。廷议金同矣。吕师贞曰：“某尚有愚见，今且不必上闻，帝师径先启奏建文皇帝，请摄政相府，特颁玺书，下蒲台县褒崇徽号何如？”众皆称善。疏上，李希颜大喜，乃遣少宗伯梁良玉、司业卢敏政，赍捧玉音五道，到蒲台宣读徽号，并敕令知县速建寝园太庙，安设五位太上帝师神主。然后，诸臣联名奏闻：“帝师暂缓春蒸之礼，统俟寝园太庙成日，恭请銮舆，举秋尝之大典，庶上慰皇帝之心，下谢臣等之罪。”月君览疏毕，即命驾诣阙谒谢。将至阙，李希颜等率诸文武大臣，固请驾回，容臣等代谢。月君乃止。

建文九年秋七月，蒲台县上书政府言，寝园太庙各工程俱已告竣。赵天泰、王璉先议遣梁良玉、刘璟恭代建文帝告祭，方奏请帝驾幸蒲台。月君敕谕云：

敕建园陵者，帝主之鸿施。省祭坟墓者，人子之私义。今国事频繁，边围严警，孤家虽身往蒲台，心悬象阙。百尔臣工，其恪供乃职。一切军机，惟副军师高咸宁是任。大司马吕律与学士方经、都御使铁鼎、大司成周辕、都谏周希轲、大将军董彦杲、刘超、瞿雕儿、先锋使小皂旗等，扈从前行。余并留守阙下，慎哉毋忽。

司天监王之臣，择八月初二日，请帝师銮驾启行。月君别了鲍曼二师，只带素英、寒簧、满释奴、范飞娘、老梅婢、柳烟儿及女真等二十名，自备供应，前往蒲台。刘超、小皂旗为前队，满释奴、范飞娘为二队，然后是月君銮驾，吕军师等扈从为四队，董彦杲、瞿雕儿拥护在后，为第五队。初六日，入蒲台县界。先是梁良玉、刘璟前来迎驾，随后是县令督率士民数万叩接。皆两行俯伏，并不拥挤喧哗，月君甚喜。当晚驻驾于郊外，黎明先至城南玄女道院，见钟座不改，庙貌如故。时翠云、秋涛，已害干血病死了。唯有春蕊、红香二女真，形容惨淡，向月君拜了四拜，凄然泪下。月君抚慰了几句，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，命老梅婢代孤家行礼。柳烟、春蕊、红香三人陪拜。老梅婢是不肯拜公子的，心中不忿，乃吟诗两句云：

公子为殇鬼，夫人作帝王。

柳烟也顺口接下两句云：

谁知柳市女，得待充龙裳。

月君大惊曰：“柳烟柳烟，此二句乃汝之佳讖也。向者鲍曼二师与刹魔公主，皆言汝有三十年风流之福。诗本性情，机括已见。”柳烟双膝跪下，哽咽诉云：“婢子久已身如槁木，心似死灰，若萌邪念，明神殛之。只因身受莫大之恩，所以信口道出，

今帝师见疑婢子，当尽命于此。”言讫，便欲以头触柱。老梅、春蕊、红香三人竞挟持之。月君道：“我久知汝心，所以令汝常侍左右，反谓有疑于汝耶？运数来时，圣贤不能强，汝勿短见，孤乃戏言耳。”柳烟方拜谢了。素英请道：“我父亲不知近日如何，求帝师差人一问，稍尽为女之心。”月君道：“不但令尊，凡亲戚故旧，都要访问。”

次日，入城临御公署。诸臣朝谒毕，时合县百姓在外执香顶礼。月君令沈珂：凡年五十以上，给赏二两，六十以上，递年增加一两，并全免建文十年赋税。遂召知县张参入见，谕道：“昨日父老迎驾有礼，俱见汝之才干，优升为别驾，仍知蒲台县事。”张参叩首谢恩。月君即令去访本宗及外戚诸家。张参启奏道：“臣留心已久，不须访得帝师本宗。就在勤王那年，尽迁回湖广江陵。国舅同御弟遂亦迁往荆州，此地田园，尽皆撤下，微臣已拨入玄女道院，原宅现今封锁，不敢擅动。再有姚秀才、柏秀才皆已身故。其子始而挈家远遁，随后亦迁远方，这个访问不得。”月君怅然有感，信笔题五言四韵以示臣工。

诗曰：

盖世女英雄，威生四海风。

五年还故里，万事等衰蓬。

辽海无归鹤，秋冥有逸鸿。

何当诸父老，谓与汉高同。

诸臣传视已毕，咸赞帝师仙才，非《大风歌》可比。蒲令张参即请勒石。月君道：“一时之感，卿等无得誉之太过矣。”又谕张参：“孤家故宅一区，汝可改为养老堂。岁留赋税十分之半，为供亿之需，以示孤优恤之意。传于诸父老知悉。”其时銮舆仍返道院，命春蕊、红香，遂向太白山祭扫。于次日清晨启行。满

城百姓多追至中途顿颡哭泣，如失父母。月君亦为凄然。第二日，已到太白山。行有数里，俄见茂林之内，巍然五座庙宇，甚是齐整。

有词为证：

鼎臞侵云，鸳鸯泥露，如翬知矢，规模无异鲁宫；若困若盘，制度不殊丰庙。殿角斜飞，上蹲着诸般彩兽；檐牙高啄，尖衔着万颗金星。五龙桥下，新波初展碧罗纹；双凤阙前，香气乍飘金粟子。鳞鳞碧瓦，依稀十二琼楼；郁郁芳林，环绕三千琪树。时有神灵来护卫，更无麋鹿与逍遥。

月君瞻望了一回，下令先到寝园。行及数里，早见苍松翠柏，真好佳城也。

有词为证：

丹垣环地，华表插天。丹垣环地抱群山，宛若盘龙虎踞；华表插天拱紫极，常来鹤迹笙音。石马虽灵，不学昭陵战败；石人如活，难同晋国能言。飨殿虚明，可列三十珠履；幽宫深邃，应栖十八银兔。前日芳草坡中，一抔黄土；今朝红云影里，十仞佳城。要知作君兼以作师尊，始信生男不知生女好。

看看到了华表关前，月君下了九龙沉香舆，缓款步入，直到陵前，拜了四拜。随后素英、寒簧、满释奴、范飞娘、老梅、春蕊、红香等众女真皆拜。文武诸臣在享堂下各叩首毕，月君遂御偏殿，谕诸大臣云：“自古圣贤帝王，难保百年之身，更难保百世之陵寝。孤家起于草茅，纠义勤王，至今大勋未集，何当先受殊恩，荣及宗社，而且僭越仪制？中心未安！应改各庙制式如公侯之礼。”少宗伯梁良玉奏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无论臣民，凡有大造

于国家者，咸得晋封王爵，追荣先代。何况帝师以上界金仙偶临下土，适当国贼篡逆，乘舆颠越之日，手提三尺剑，而起于徒步，奄定中原，为故主建宫阙、存位号，不啻日月之光于万古？所以诸大臣公议追远盛典，稍答帝师勤劳，尚在抱歉，曷常越制？”刘璟又接奏云：“臣闻蒲台百姓感激帝师圣恩，如子来趋父事，以此落成甚易。而耆老绅士，犹谓朝廷简陋，今若履行改制，不惟众大臣决难遵行，即百姓亦断不肯从命。”吕军师亦奏：“梁良玉、刘璟之言极是，伏愿帝师勿毁成功，以动人疑。”月君道：“虽然，孤以坤体凉德，不足以当之。”遂谕诸臣：翌日先享始祖太庙，次高曾，次祖陵。第五日中秋，适逢孤家诞日，乃祭考陵。一切礼仪，宜简毋丰。诸臣遵旨，自去整備。

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，月君祭享始祖太庙。冕冠珠旒，电裙云履，服天孙开辟朝衣，执日南火玉朱圭。诸文武奔走趋跽，分班助祭。设八佾，乐奏九成，笾豆簠簋，燔萧灌鬯，一如古礼。自高曾以下三庙，逐日次第享祭，不必絮烦。

十四日下午，命驾至。下午行至半途，忽震天一声响，山岩辘辘滚下一只斑斓大虎，头碎脑裂，正坠在月君銮舆之侧。有两个汉子，一瞎左眼，一瞎右眼，各手执铁锤，从岩际飞步而来。大呼：“丁奇目、彭独眼迎接帝师圣驾！”董彦杲与刘超恐是歹人，两骑马飞向岩前，将手中军器逼住道：“汝辈是何人，敢来取死？”那两汉撇下双锤，叉手道：“我父指挥彭聚，他父平安将军部下前锋丁良，与燕兵战没，流落在泰安州，雇作猎户，皆系不识字之人，无由谒见帝师，两日借这捕虎在此等候。不期那林子内适有大虫拦路，我二人就奋力打杀了他。恰遇帝师驾至，此虎乃我辈有功之虎也。”彦杲等大笑，遂回马启奏月君。即刻召见奖慰一番，令彦杲暂收为副将。当晚宿于陵上。

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。月君五更起来，梳洗冠戴已毕，命素英、寒簧：“今日孤家享祭父母，汝二人为予之妹，礼得与祭，宜分左右行礼。”又谕柳烟、春蕊、红香道：“公子虽无神主，然三尺之坟，幸在寝园之内，尔三人可代朕祭拜。”分命甫毕，诸臣早已各服命服，齐候在玉龙桥畔。月君遂临享殿，少宗伯梁良玉亲自赞礼，诸臣俱在殿外助祭。奏的是武功之乐，设的是太牢玄酒之仪。九阙已终，九献既毕，百官略退片刻，然后来朝贺帝师圣诞。满释奴宣谕曰：“帝师以母难之辰，心怀凄惻，况在寝园，不宜行朝贺之礼。”军师等遵旨各散。时有泰安州知州蒋星聚，疏清帝师巡幸泰岱，举行封禅之典。月君一览批示云：

虞帝东巡，至于岱宗，柴望秩于山川，所以祭岳渎神灵，此圣王之大典也。其后始皇夸称盛德，始有玉函金简之名，文曰封禅。其足法乎？孤以女子之身，讨逆戡乱，志在迎复建文，伸千古君臣之大义，非定霸称王自取天下。蒋星聚之一疏，不亦愚昧之至哉！然孤家曾遨游八表，遍历嵩衡二峰，今泰山属在宇内，亦不可不一登览，但不祀天齐竟升日观耳。远近州邑，皆勿得趋迎，有旷职守，自取谴责。

疏下，诸臣莫不心服。月君遂于次日遣女健婢二名，送春蕊、红香仍归玄女道院。乃命驾离了太白山，从大路进发。

不几日，已到泰山之麓，适值天阴下起雨来，诸臣皆请暂止山下。月君道：“雨师不欲孤家登岱岳耶！”乃掣袖中神剑，望空一挥。顷刻浮云尽散，太阳倍明，遂登山缓缓而行。至于山腰时，有云气出于石罅，拂面沾衣，若香烟缭绕。以手挽之，缥缈不断，或至浓蔚之时，则连人与马卷裹而行，前不能睹后，右不能见左，俄而半隐半现。时藏时显，霎然微风一拂，卷舒坦

荡，摇曳长空，真胜观也。

自山麓四十里，方至日观，天色已暝。月君止于观内，诸臣皆住下房。晚餐已毕，各自安息。约有更余，忽闻得远远喝殿之声。月君隔垣一照，见仪从甚盛，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，前踏已进日观阙下，元君香輿渐近，冉冉升起。素英、寒簧启牖相迎。月君执了元君玉手，彼此逊谢一番，然后行礼。元君尊月君上坐，月君笑道：“君以小妹为尘埃中富贵人耶！”乃分宾主坐定。元君欠身而言：“小童今晨赴玄女娘娘之召，有失候驾。”月君道：“诚恐烦动震帝起居，所以不敢趋谒。”又言及东土既罹兵燹，又遭灾荒颠连已甚，尚须震帝垂怜。元君笑道：“帝师得慈航之力，救拔一半，拗数而行，上帝亦有嘉赖。若五岳执掌，都遵帝旨，小数或可更移，大数岂可干预耶？然既承明海，敢不尽心仰慰慈衷？”月君遂命素英等，速具酒肴上来。元君立起身道：“此非宴会之时，小童暂别。候驾返时，送于道左。兹有仪仗全副，稍异人间，带在此，唯望帝师赐纳。”便令侍女呼唤神吏送上。月君来看时，是：

风磨铜锣两面 霓旌一对 绛节一支 采游六
封 九节珠幢一对 天狐尾旄一对 羽葆一副 霞
旒四竿 锦旒二对 销金赤帟八根 鸂鶒羽旗一对
针神绣幡四面 蛟绡旗八对 汉玉花尊一对 水
银侵古铜炉一对 鸾觥翠盖一柄（柄系生成九曲藤
枝） 龙女织成山河掌扇二把（柄系檀香琢就）

月君谢道：“辱承明赐，权且收下，愚妹谢尘世之日，乃当奉璧。”元君道：“不然，正要帝师于旋跸广寒之日，以为前导，折取天香一枝，下报小童可耳。”月君乃拜受，再三珍重，元君升了香輿，便有万道彩云，缭绕腾于空中。执事神吏等，皆乘风

雾而去。

时方半夜，太阳已升海底。月君在正阁凭栏而坐，命诸臣等悉到东边小阁中观看。诸文武于夜间，都在窗隙窥观神明过往，总未睡着，闻召即至。却见阁周回，摆设着多少仪仗，即适所窥之物，各人猜想不定，看太阳的心，倒只有一二分。月君忽问众臣曰：“海有底乎？”方经对曰：“无。”月君曰：“然则诸岛皆浮于海上者乎？”方经不能对。月君又问：“日从海底转乎？”梁良玉对曰：“然。”月君曰：“日居月诸，照临下土，不知海底，将何所照乎？”良玉亦不能答。月君又问：“究竟日出何处？日入何所乎？”吕律对曰：“儒家言，日入虞渊，日出暘谷，经天之道，皆能言之。至于既没以后，未出以前，从不论及。至佛氏有须弥山半旋转之说，尤非凡才所能测识。求帝师玉音开示愚蒙，群臣幸甚。”

月君谕曰：“世界一大须弥山，而四海为之脉络。日月循环，转于山腰。古圣人皆能知之，但不肯以耳目智虑所不及者，示人以疑耳。夫岂有日月而行于海底地下者乎？诸书所云，天有天柱，地有地轴，六鳌戴峰，日出入处，海水为焦，皆后人诞妄之说也。”诸臣叩谢奏道：“臣等双目，无异萤光，所照者几何？孔子见老子，尚云某之道其犹醢鸡，何况臣等对扬帝师之命哉！”月君道：“孔子与老子学问，如登泰岱，均造绝顶。而时日略有先后，及一接见，则二圣人之睿知如以镜照镜，各自了然。孔子以三纲五常教天下，只就当身而论，不欲人远求过去未来之事。所以季路问到死生神魂不答。其所以然之故，非不知也。醢鸡之言，亦是后人造出，非圣人真有此语。”吕律又奏：“臣尚欲请日月交食之故，求帝师指示。”月君道：“日为正阳，罗星则阳之邪氛。月为太阴，孛星则阴之邪气。无始以来，有

正即有邪，邪来攻正，所以掩其光而谓之蚀也。诗经言‘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，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’，岂非天道之应于人事者乎？诸儒言‘月本无光，借日始明。相对则望，交会则食。以月掩日，则日无光。以日亢月，则月如晦。’夫使月固无光，而掩其日，尚或可解说。若月蚀而谓日亢，其月则是太阳，于月蚀之时，必返在东方，乃可相亢，有是理乎？珠生于蜃属阴，尚有光华，岂以太阴之精，而谓墨黑如顽铁者乎？其有圆缺时，比不得太阳全体光明，若镜之有背转，侧面观则成晦望耳。”诸臣听罢，皆惊然奏道：“臣等空诵几行儒书，从未与闻天道，今蒙圣谕，幸甚。”月君又谕：“天道虽微，悉在儒书之内，卿等特未尽心参透耳。”诸臣又各愧谢。

吕律奏道：“伏羲画卦，天道始泄其机，然尼圣五十学易，自非臣等所能造诣。”月君道：“卿言良是。”命赐诸臣早膳曰：“今日之游，不可无诗，孤家与卿等联诗以志胜概。”遂手题首二句于浣花笺，以示众臣，次第联成十一韵。

诗曰：

一登天下小，气压太阳低（月君）。

云树分吴楚，山河辨鲁齐（吕律）。

神州归掌握，涨海出天倪（梁良玉）。

亦有龟蒙辅，如将鳧绎携（铁鼎）。

观凌一气外，殿耸五云西（方经）。

翠盖回虚嶂，霓旌绕碧溪（刘璟）。

秦松人欲折，汉柏鸟空啼（周轅）。

雷在层岩伏，云生下界迷（邹希轲）。

当年封玉检，何处秘金泥（刘超）？

有几君王幸，曾将泰岱题（周小处）？

嵩呼闻万岁，风辇下云梯。

诸臣奏上月君，月君看了，递与素英等。老梅婢一看说：“这诗比我们联的不过多几句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奇处。”寒簧笑道：“只恐还不及些。”老梅正色道：“除了帝师军师二联，余外的都不服。”众女真莫不含笑。梁良玉等，启请勒石，昭示来兹。月君遂令释奴发出并谕：“明日卯雨，未刻乃霁，诸臣暂退銮舆，尚需再宿。”

当夜天鸡初鸣，月君即起。唯素英、寒簧、非云、柳烟侍于左右。见太阳从海中升起，其色绛赤，其光煊赫，大若五里之城，炫目夺神不能久视。海水涌沸，超腾日轮者数次，倒像太阳上而复下，下而复上的光景。有顷，山腰吐出云雾，溟溟蒙蒙，遍满世界。时老梅婢方起，走至阁前，大惊曰：“海浪已到山半，此混沌之象也。咦，我晓得帝师弄道术耍我哩。”月君亟召诸臣登阁凭栏一望。但见白茫茫一片皆水，直接大海，莫不惊异。谛视久之，方知是云气布满。太阳在其上，光华照耀，初如银汉之波，旋若黄河之浪，翻腾活泼，虚灵变幻，莫可端倪，真从所未观者。吕律奏：“臣闻歙之黄山有云海无由得造，惟少时曾登嵩岳，则所见与今日同。以此推之，诸岳皆有云海，黄山独擅其名，臣不能解。”月君道：“瀑布以太行为胜，而庐山独著。石以寿山为美，而青山独表。洞以黄围为奇，而桃园独传。松以峨眉为古，而岱岳之大乎独显。譬如才人学士之文章，或见知，或不见知。或能传，或不能传。固不在乎优劣，特有幸不幸耳。”有顷，太阳行至中天，云气益加浓密。半截泰山，宛然浸在洪波之内，参差怪石，奇峰偃蹇，短松矮柏，历历可数。老梅忽然发笑道：“其雨其雨，杲杲日出。”素英道：“梅姐与帝师之言不验耶！唐诗云‘下方雷雨上方晴’，你看山巅全无草木，虽有松柏

离奇，屈曲不盈三尺，非雨露在山半之下，不在山半之上耶。”又过片时，云气渐渐解散，萧萧断雨，尚在飘零，平畴大陆沟浍皆盈，乔木疏林青翠欲滴。老梅谓众女真道：“毕竟素英有些仙气，我一时悟不到也。”素英道：“梅姐有些书呆，我一时看不出也。”月君也为之破颜，遂谕诸臣：“前夕岳庭夫人送孤家仪仗，明日回銮须往一谢。独是天齐坐于前殿，作何行礼？卿等有能任其事者，明早先往候驾。”吕律道：“臣不才，前去整理。”诸臣方省仪仗来由，正不知典礼如何，便都随着军师，同至岳庭阙下。

军师闲坐清谈，并不议及行礼一事。至辰刻前队报帝师驾到，军师急忙拱请，诸臣避入大门之内，令道士速掩上。月君驾至，见阙下已闭，即令回銮前行。军师等乃进殿礼拜而出。共相矜，诗勒岱宗，远胜七十君王封禅去。谁能料疫流海表，更烦两三仙子剪蓑而来。下回演去。